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泊菴集卷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周銓

泊菴集卷二

明　梁潛　撰

記

竹所記

梅岡南塘之上渡石橋並淺堤迴紆而後入者王君伯亮之所居也地不盈畝屋數椽而竹數千竿過其外者徒聞雞犬之鳴吠童稚之語笑機杼之聲啞啞然而居人烟火在其中者不見

也紫樞蓬户俯而後入仰而視之則長梢直節上拂乎雲漢而烟霞雨霧紛披挺拔𡨋迷蔽虧之狀頃刻而變萬殊而或清風徐來却鄰父之儂談止童子之餘誦拂衣宴坐而聽之則四壁之外如絲黄金石之互發而澗聲鶴唳與夫樵者之歌牧人之謡若呼而應響而答者君蓋樂之而自號之曰竹所君簡易抗直不妄交於世其人非負清情雅况者亦不至其門予嘗過君君葛巾藜杖練袍無緼而油然自得因與予觀竹入其室予笑而問之曰君室中何所有也君

笑而答曰山珍海錯之奇熊蹯豹胎之美吾無有焉至於釣登巨鱗瓢貯芥薺酒溢盎而午熟雞啄黍而秋肥則吾有也因取酒酌之醉而後論其先世豪奢盛美之事而今未嘗見矣盖竹之東舊為寅賓樓樓之下為濯纓之亭其外為駟馬之門其址數十步即梅岡梅岡之下為萬丈樓宋丞相信國文公為其五世祖約齋先生書履恒謙益四德在焉當其盛時連甍疊檻花木之富賓客遨遊之樂殆無虛日及其廢也一旦丘墟蔓草禾

黍生之過者莫不慨然歎息於乎盛衰之来亦誰能拒之而人情不能無忻戚也君及見其家盛時今老矣乃泰然安於窮約如此豈非貧富不易其志者哉夫竹不以寒暑改其節君不以窮達易其志則宜乎君之愛夫竹之至也至其居之安樂之深浮游污濁之表而外累不足以介乎其中則君之獨得又有在於竹之外也君不以言於人人亦少知之者因書以為竹所記

清風樓記

都城之浩穰天下之會也萬夫之塗百貨之所通行者肩相摩勢不得迴還而文鼎之所居尤甚因築樓高出闤闠以周覽乎四方以脫煩囂於紛埃之表中書舍人王君孟端予友也為寫竹數千竿於樓之四壁君於竹甚自惜獨於斯樓寫之如此其多也盖其意酣氣適振筆迅掃如驅龍蛇而出乎風雲雨霧之中挺然而直節放錚然而爽籟發使登之者觀其勁正扶出之操如見夫壯夫烈士之形容如長林大谷而幽仙羽人卒然而

相遭使人神情變易思欲與之處而百慮皆化何其美也於是君與文鼎飲酒其中酒酣顧四壁若清風颯然而至者因以名其樓明年君以邑從來上京為求予文記之曰清風樓者予所寫竹在焉予嘗要君寫而未之得也聞而異之曰夫何為得此於君也哉君亦覼然而笑之因為之言曰夫人不汨於富貴貧賤則舉天下之故有不足嬰其情者浩乎其自得超乎其莫與之偕如昔之務光魯連嚴子陵陶元亮者其清風固油然於六

合之間而無窮也而今不可見矣君獨振其高韻以見於所寫之竹蓋亦寄意於此矣及其於文鼎也又以其情好之所鍾意氣之相合而不自覺其傾寫之至焉人固莫能測也世必有會其意於忘言之表者哉而非予之所能盡知也君為人氣岸高邁若不可俯仰一世文鼎與君交厚靜直退然工於寫山水善書而能賦而混其迹於市區膠轕之鄉於乎彼其汲汲於得失之際憂愁思慮日交乎其內則雖離世以獨立絕俗以自高亦

徒見其迹耳夫何足道哉

芙蓉山房記

憶昔放舟青原白鷺之間望文江數十里外鬱然而秀出者芙蓉峰也雲霞開闔羣山環而向之而莫與為匹者世傳其下多丹砂空青琥珀之類又云其山即幽獄故又名天獄云於此逮系鬼物其為繆妄甚矣然好怪者尤喜傳其事郡志所紀亦以為實然不知其無是理也於乎有山如芙蓉而不能遨遊升降於其中以攬取

其清勝乃信其誕妄繆悠之說如此其亦可笑也夫廬陵數百年来忠節文獻之盛天下莫不仰慕希冀以為山川神靈實生此魁傑之才皆想望覽見其勝有未暇者則以為恨獨胡氏居此峰之下累世矣今有初又因以名其所居之山房盖不以其積玩之熟而忽其可美不以其飫見之狎而厭其可愛其亦喜之至樂之深所謂繆妄不稽之說者自不足以奪其恒好之情而他人之仰慕希冀有未暇者有初得而專之也不亦快也哉

有初系出公霸之後忠簡剛簡之餘烈殆與此山俱高不泯山之巔老子之宫巋然而立好奇之士常至其上以周覽其四旁其必有指胡氏之居問其先烈而慨然動夫高山仰止之嘆者乎有初之子某来京師因翰林庶吉士胡瀩求予為記遂為之書瀩有初之從子也

世節堂記

吉水曾希升之来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修周君孟簡過予因慨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

天歿曰明輝予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氏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宫説書志遠先生之子方大子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敬之子又志遠從子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二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歿久矣幸二母康强無恙方將以其事聞于有司以干旌别之典而非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扵世則不孝之罪大矣因以名其

堂而求記於先生斯二母志也謹介于舅氏以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内教之修自閨門鄉黨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禮節以之而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代而下内教不行閭巷之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為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曾氏之母同出於一門

無間於三世葢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願以聞於時此雖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内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後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為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于世也希升為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鳳當宋季世皆有卓行三鳳當時目為偽學在呂祖謙三十一人中者也志遠為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即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凛然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薫漸而然哉因并書

之俾以記其堂

勤有堂記

世之愛其子者嘗有無窮之計而尤自以為得者金珠象犀貨寶之積居室輿馬之富使其子終身不至於窮乏然不知金珠象犀之寶相遷徙貿易於世者無已也多藏厚積鮮有不至於敗者六經百籍聖賢之訓天地萬化之理備焉探之極其深而人不以為過索之窮其源而人不以為侈充積之極盛而人不以為泰顧所見

之下者寧以此易彼及徐而計其後也卒為世笑之亦何其不思之甚耶平昌吳仁濟取韓文公所以訓其子者名其堂其意拳拳焉望於後之人者甚至既而其子紹生舉於鄉登進士第以選為翰林庶吉士所以慰其親之心有在矣明年仁濟來視其子于京師留數月將還平昌求予文記其堂其意又欲以勉夫後之人也仁濟遺其子者如此而其子卒由是以顯嗟夫彼屑屑於金珠象犀輿馬居室之遺者果能使其子守之而不見

奪於人者乎不獨不能使其子守之雖其身欲守之以老不可必也然則以其身之不可守者遺其子倘來倏忽不知其不足恃可謂天下愚人也哉仁濟之識量其過於此遠甚遂為之書

竹軒記

進士顏大和為令廣東之四會縣凡六七年不他調因即公守之後為軒而種竹焉少暇輒退坐于軒中蓋瀟然不知炎風瘴雨之為煩毒也其高雅勁正超然獨立

之操若與此竹相賞於遐僻之邦而其凜然虛心寡欲之氣騷人逸士所自負而高者將皆兼取而并有之其為可喜豈流俗之所能及哉予嘗為令四會知其民之難治大者挾其氣以豪小者負其忿以爭臨之以威而不勝其詐之售也撫之以惠而不勝其威之褻也甚則阻山谷以自比蠻獠而吾號令文法之具皆莫之施茍未能清心寡欲以臨之則鮮有不至於困者況望其能肆情一軒以翫其所種之竹如大和者耶大和有暇日

以自適其情於一軒如此其為治又可知已大和来京師因其友翰林侍講陳杲之求予文記其軒予嘗喜淇澳之詩所以托興於綠竹者言君子學問之力自治之嚴道盛德之至善而後申之以有斐君子終不諼兮者言其有是君子之實而民之不能忘也其寄意於竹皆君子成德之要道大和其志於君子之道者也治一邑固不足以著其志然未有不能其小而能其大者大和誠有以愛其民將見其民愛之而不忘視其竹猶召伯

所憩之棠也其有已乎哉予不能忘四會大和又告予以其民有不忘於予者故為書此俾記其軒其民秀而文者多讀予記庶幾又知予情者耶

洞慧觀記

廬陵城四面山之踴躍而出者如虎豹麟鳳之壯麗雖數百里外皆可見也獨附城隱然如偃月之狀者曰月山山之小者最近而其地實勝附山而為之居者洞慧觀也先是元大德中郡人劉宜中為營比觀既成又盡

施其貲且棄家從觀之道士陳秋崖者學道其中以老焉宜中號無隱時又有徐石心者山東人聞無隱名而来為之徒於是洞慧之勝層宫邃宇渠渠然遊覽之士相接跡於其時及元之亂棟宇像設日就毀剥歷數世幾七十年至今主其觀者歐陽梅溪也梅溪不溺於其流讀書賦詩授學徒於月山之中而於驅馘邪祟之術尤高一日發其所有資復營建之自殿而廡而門以及三清羣真之像皆完而飾之繚以周垣樹之松栢既又

為燕息之所賔客之廬鑿地為池引流而注之藝蘭于室種竹於堦聚圖書於庭凡可以資其奉養者無一不具焉加以太平之久松栢之植者日以茂宫室之營者日以備四方之遊者日以廣於是洞慧之勝視舊為有加永樂十四年冬其里吳道弘來京師因胡紹武求予文為之記予固同郡人而未嘗造月山聞道弘紹武道其事為躍然想見其處夫道家之說以虛無恬淡為宗以錬氣化神為本至其為法以呼召風霆驅役鬼魅禱

祈寒暑則亦欲以熏濟乎萬物以為之用著其功於冥冥之中而不欲自逞於時此其教之所以然亦其流習之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其廣大宫宇以自植又繫其徒之材如梅溪者是已梅溪歐陽氏之賢者也雖放迹黄冠而志有足尚歐陽氏之在廬陵者無聞矣而梅溪又失之此而彼得焉吾重為歐陽氏嘆也書以鐃于石俾後之人知洞慧之廢而能興者自梅溪始知其廢而興之之難則知繼而守之者其不可以易也夫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盖取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宸翰寶章之輝煌燁然照于蓬蓽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

謙畀如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爲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居與不治者久之

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沒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守王君伯貞為大書其額而并以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為之書俾以記其堂云

皆春堂記

天地以至和之氣育物於春凡物之勃然以生於春者皆此氣之充也屈者以伸鬱者以暢挫折而㚕伏枯槀

而困悴苟遇其時莫不奮然昭蘇盖天地之心造物者之仁固如是也然嘗默求其故其所醖釀以成此氣之和者亦深矣窮冬寒冱霜雪之至嚴凌厲凜冽摧而迫之以斂其生意者無遺毫髪使其時摧而斂之者有所未盡則發於春者亦安能溥博弘暢如此其至耶君子之道常使造物者之仁存乎其心天地之和萬物之春常與之接盖幾乎仁道之流行矣然其學未易以至也鎮江有學醫之士曰何彦徵挾其術以泚於大醫安静

不妄其氣甚柔其術視古俞跗不異所謂鑱石橋隱案扤毒熨搦髓揲荒之法遇所當施輙發其技而不少止夫然故嗷號而呻吟若痛而無聊者皆得恬然以安嬉然以樂其生而皞皞然以即夫泰和之域若有契夫造物者推落發舒之妙也彥徵於是名其堂曰皆春而以求予記於乎彥徵及物之志亦何其弘哉病者得愈彥徵為之喜如萬物之暢達而接乎其前所謂皆春者不待言可見其意吾獨惜乎世之不遇彥徵者多也豈獨

不遇彦徵彼隱忍姑息不強委一朝之苦而寧抱終身之痛見者為之悲酸蓋遇彦徵而不用其術者之尤多也於是為記其堂而嘆息焉

止齋記

予舅氏陳仲亨先生居泰和城西柳溪之上因其故廬為室而名之曰止齋蓋陳氏之先世常顯矣方其盛時賔客騎從之衆熢然常溢其閭及遭離亂無一瓦之覆而先生之兄仲述復以進士遭逢聖主為名御史於時

陳氏子弟之進者亦浸浸乎盛矣然先生方慨然歎息以謂盛衰之相尋者倏往而倏至承乎其先者非不難而立乎其後者不可必也於是低昂俯仰諧嬉以玩世同乎流俗不絶情以為高不矜氣以役志而或凌厲振迅赫然以希夫過情之譽翹然以干夫非分之冀者未嘗有也以畏慎約其志以澹泊養其躬以禮義訓其後人且名齋以識其意盖先生之年已老矣今年春其子公餘改官東陽教諭至京師屬予記其齋某何足以知

先生也雖然先生孝友之行本乎其性而敏黙深識窮物理之密微極思慮之精深人有所不及者其所以退然自托如此者豈無所見而然哉時行時止之説在易之艮可推見其隱而世之自取僨覆之患者常始於不知所止也然則先生豈所謂知進退存亡之道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齋之前後有脩竹佳花之植可玩而蔭而予之居與先生近顧何時從游其中以問所止之説耶

雲山草堂記

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士美令翰林學士勉仁之先君也公賢而有才略嘗被舉至京師上以其子既仕於朝遂賜之還所居在邑西雲際山之下因名之曰雲山草堂公於此徜徉以終焉其歿又幾年學士君思草堂之勝而慨其先君之不作也以屬中書舍人王孟端為寫雲山草堂之圖且屬予記之君之言曰始予先君遨遊乎此山之中予時尚少也然而涉澗溪

陟岡阜撰杖屨琴筞壺觴之具下上乎雲烟竹樹之際予未嘗不從故舊朋友或與之俱往亦時時酌酒於泉石之間醉而後見之於詠歌者其音鏘然而其樂盖陶然也長松脩篁干霄而蔽日松之聲翏翏然泉之聲淙淙然猿鶴鳴而巖谷皆應先君嘗静坐而聽之有油然自得之意至其暇日呼予昆弟告以詩書禮義之訓勤力忠厚之意其言尤諄復而詳懇然自予之竊科目入翰林遭逢聖主眷遇之隆凡十九年乃得推恩先君贈

典之加煃然賁于巖谷而先君與先夫人皆不及見矣
顧寵榮之已至而中情之益悲乃追維疇昔慨幽谷之
遐蹤思見夫艸堂之勝而悽愴怵惕無日不往来予懷
者此圖之所以作也至於予之悲有非圖之所能盡者
予為我記之於乎古之人不忍忘其親而思其居處笑
語志意嗜好者無一事而不用其情學士君雲山艸堂
之作豈所謂致愛而致慤者乎此其意不在於山水之
間也雖然玩其圖見其山川艸木如升乎其堂聞乎其

容聲則思之所由興又未必不在斯圖也因備書其說以記之焉

醉吟樓記

予同里劉仲良氏築居縣之南十里夏村之溪上有樓數間仲良日觴詠其中而扁之曰醉吟之樓時仲良年幾六十矣予因念其壯時俊敏穎拔之氣英英然足以馳騁於時而今老矣乃頹然自放於山水之間且以醉吟為足以適其意而大書以揭於所居之樓上仲良豈

固欲酣放以忘於世耶抑固有同於樂天之所謂醉吟者乎方樂天退居洛中龍門八節灘之上歌童舞妾賓客宴飲之奉何其樂也而其中情有不然者吟咏之意隨遇而見而悲慨憤嘆之發其意拳拳非忘世以逃於物外者之比也仲良喜飲酒以適其意憂悲愉懌之積亦時時見之於詩然而屏居夏溪之上者則無所用其心於時也撫長松蔭茂樹非其交不與之接非其事不勞於懷世蓋忘仲良仲良亦欲相忘於一世此其情與

樂天者異也雖然夏溪之上土沃而泉甘幽芳佳卉之植被遲而盈疇登其樓以望羣山之外則西陽三顧金華武婝聳立其前後仲良既醉而吟於此信足以忘懷萬事者乎予自縻禄於朝以来𡉏京於其意之所適有不能盡知徒慨念其山川為之想像而嘆息焉仲良之子士貿舉進士令為河南按察僉事求予記其所謂醉吟樓者因為之書俾以告仲良尚以其所為醉吟之什示予一覽也

清白軒記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太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晉陽人自元末客蜀之巴縣久不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間今重慶府屬邑也重慶昔者為明氏僭竊之都巴蜀之水至於此而合下為三峽千餘里而後出夷陵其壯且險天下莫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覽其山川因訪其遺老盖太祖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自漢中入取

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亦披靡不支遂直擣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兵馬糧餉府藏之貨財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地未盡煩兵戈故其民至今號為富完其學者習於禮義才充而氣完仕於時往往取通顯者此豈獨其山川之高深致然也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遭逢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而流風遺俗之未泯者因得薫其化而致顯榮於時其材之成有自来也哉良玉蔚然有令學者之文詞而介然以

古君子清抜之操自勵觀其所以名軒而想其意氣之偉出豈不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其志而不遷充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熾然照耀其山川無窮也則其所謂清白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耶予自去蜀以來京師往還兩都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然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其士之志節蓋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接者益少聞良玉之介且潔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可愛也夫其

可尚也夫良玉以求予記因為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彦桓與其弟彦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為里鉅族彦湘之尊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者孺人輒

大慟欲絶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頼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究所至為之凛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来未有以其言為過者

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盖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又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末泯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為劉氏塾賓為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太守王君伯貞為大書二字以揭之彦湘又以求予記閭閻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

一事也

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

進士之科自隋唐距今幾千年賢豪俊乂之出不可勝計聖明統一萬方詔天下立學既歲貢其士子之賢者又取之以進士之科此與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並行不廢也故今之得士也尤盛至于薰陶涵化使人人自趨于善禁制防範使不失其性則三代以下未嘗有也由是海隅邉徼萬里之外皆翕然嚮應而況溧陽之為縣

峩邇邦畿其于教化得之最先且深者哉夫古之教自格物致知以至于窮理盡性先後本末之詳未易能也而其所由入莫先于六經孔孟之言今之科舉于六經孔孟文詞章句之間要不可茍而止也然而致察于章句而日造夫義理之精微致篤于文詞而日究夫聖賢之隱奥博求而約取勤行而不怠則自盡心知性以至于命者亦不自知其至也夫于天地古今之秘人情物理千變萬化之由以及夫三代君臣化民成俗之微言

深意皆得之于心舉而措之其有不沛然澤被天下者
乎其究之不深則其言之也淺其講之不密則其出之
也疎則夫學者于此果可易而求之耶由是論之科目
之于教化疑若淺事而千餘年間所以得人之盛其亦
有以然哉予外弟陳公餘佐教溧陽之三年集士子由
科第進者自洪武以来總若干名勒之石而立于學宫
非徒以勸来者一時之士所以涵濡聖化而得之最先
且深者亦于此而見其槩也予弟本之嘗教于其學公

餘因以求予言故述予所聞者為之記其必有深明六經孔孟之言出其間而任致君澤民之責者夫豈徒文詞章句而已哉

偃雪軒記

車之兩廂曰軒而凡簷宇之間可憑以望者亦曰軒郭君仲輝則因其舟中可望者名之以軒者也舟頗宏壯其中之室高及尋横縱加尋之四刋木為承溜其上加梁棁焉而漫以版牖其兩旁以為軒軒之空可以出入

其坐也可倚其立也可憑可望以宣其煩燠至於波濤烟霧之接則浩然如據堂戺而望乎郊野之空曠也仲輝蓋愛其疏達而未有以名之予時與同舟自濟陰以趨壮京忽大雪平地數尺光景煥發洞澈乎軒之内人之居乎舟中者或若偃卧乎雪中憑軒而望之則樹林高下於川原之際鳬鷺鷗鷺出没乎洲渚之間者皆随遇而輙見舟之行不止而幽奇偉怪之接於軒者亦屢變而無窮也予心樂之顧仲輝笑曰自南州所見雪固

有如是者乎而况局於邱園樞戶之間一隅之近求其汎覽流觀窮萬里之勝不待褰裳躡屐而盡得之於此軒者未有如今之觀也予為予名之曰偃雪軒不亦可乎仲輝聞之欣然大喜取酒相酌曰先生其為我記之予昔嘗仕廣海間苦瘴熱恨無雪以自濯今乃叨蒙國恩忝職侍從得遨遊兩都以觀覽竒勝於河濟之間其為喜幸亦已至矣而仲輝嘗從先君讀書其胸中拔出流俗又久處址京可樂可喜之接乎目盖不止此也雖

然駭於所未嘗見而厭棄於玩熟者人情莫不然也以予之所駭而恐仲輝之厭玩也故為之記使仲輝知予之所樂者在此雖久處未必厭也

春熙堂記

廬陵張君思恒居之舊為沼自思恒得之乃剷治其汙濘實以土石築為堂寬奥深靚周旋拜起可以容衆而合族其上為樓曲欄回檻倚靡而相通其高可以抗烟霞而覽山川之壯其下俯以清池池之上為圃曰樂圃

廣數畝種竹數千竿被之以芳杜猗蘭浮之以荇藻蓮芡烟收雨止徐步而遐矚則汀沚之外溪澗相綿輕飇方至而逸響曠發蓋其狀無窮其可愛而樂者亦無盡也思恒自幼習詩書禮讓不幸早喪其父兄弟四人既喪其伯兄尋又喪其弟存者獨其兄思忠思忠耿介慎厚甚愛其弟而思恒之事兄亦敬恭怡怡然一味之甘惟恐其兄不在焉其厚於倫誼蓋其性然也故堂之西為軒曰二難之軒其兄與弟之歿二孀婦在室一有子

一無子然相與居二十餘年卒能自誓以不背所天故其東為堂曰雙節之堂大書特扁光耀相照凡過其里升其堂者皆悚然以作顧視其子弟少長之際皆愉愉然以喜久而薰然若有得於中爽然若自失於外及退而遊於其圃則又莫不詡詡然既倦而忘歸既去而不能已於情也故合而名之曰春熙之堂而張氏鍾慶於此者盛矣嗟乎四方之治久矣閭巷之民侈於居室輿馬而鬩很忿戾無一日之寧者皆是也顧其中能以孝

友禮遜敦行於家使流風被於人人其為裨世匡化何以加之哉予行四方而寡見其人乃於思恒昆弟而得之語曰家難而天下易如思恒昆弟者非得之於家矣乎使有以推之而曰難焉者吾不之信也思恒二子鉉鑣一孤姪鍾愛而教之無間焉求予記其堂以示數子者且以勉其將来予既遊其圃樂其山水升堂而信其孝友之可徵故為之記

湧翠樓記

廬陵城址數里望羣山如圜江流際山而極不見其所往然其地少平荒壘之雉堞與人家之竹樹鬱然布列其中山之可望者尤未盡見也張君思忠之居城址者因而為樓以據高卬出氛埃而臨廣野然後天玉瑞華青原諸峯遠在百里之外者皆見焉其巖壑蒼翠高下橫縱如鱗攢而栗聚如滄海之波濤其孤嶂重壁森聳而出者如虎豹之跳躍而出乎叢薄之外風雨晦冥光景倚薄變化倏忽而其狀益奇因名其樓曰湧翠之樓

至其淺坡平陸衍迤起伏之際仙宫釋宇往往據之以隱伏而遠沙極浦之間帆去檣留之可見水之溢出者因而堤之以為渠渠蓺以荷而堤皆植以柳風至而荷香烟霽而柳媚蓋居其上與常遊其間者皆不知其勝獨於樓而後得之若其勝在於樓而非其地之有也亦奇矣哉夫天下山川之美者常多而好之者少也雖好而居之僻有不可得或仕於四方賈於江湖之遠意有所不暇一見而心已厭至於其適也則樂玩愛賞之不

足而憂愁離思系之矣求其常與之處又有暇力為樓以盡其勝朝夕飫見熟玩而未嘗厭者什百中一二耳若張君者是也君所好如此其志趣度越於人者亦遠矣哉永樂癸巳之秋予獲登樓而縱目焉然方上京師又輒別去所謂意有所未暇者其予也哉

詩意樓記

永嘉謝廷循其先世嘗以文學顯於宋元之間至廷循益好學而工於畫永嘉多名山華盖紫福松臺諸峯環

城逺近狀如㪷斗故世稱為斗城其尤秀者曰謝山以晉康樂公嘗遊其間而得名者也廷循家城中築樓高出城外每圖畫之倦則憑高而望山有足愛者層巖重壑或離立乎逺空或屹然近在几下而雲氣之往還光景之卷舒翁然而深隠煇然而明靄使覽之者奭然而自快葢雖能賦之士抱襟發舒然徒得之于其目欝乎其中者口固不能道也由是好事者為題之曰詩意樓廷循以求予記之夫古人之詩不徒模狀物態在寓意

深遠非深於學者未易工非博物多識不能賦也然亦甞藉山川之清淑以暢達其性靈以予之拙於詩也安得登斯樓假山川之助庶幾一爲某賦之然又以謂環列夫樓之外者予能賦之某固能畫也得之於畫與得之於詩者其意豈有異哉廷循今居京師予甞過之索其所畫草蟲花卉羽毛之屬聚置一榻之上觀其紛披鼓舞之勢昂飲俯啄怒鬬鳴呼之狀真如讀古詩邠風而箋爾雅則亦何往而非詩意固不必樓之外也廷循

知讀書又多能如此因并述其所能者以記其樓使登高能賦者或於此兩得之也

重修白沙靈祐廟記

廬陵上流三十里曰白沙有廟曰靈祐相傳以祀宋高陽關都部署康公保裔也按史公初以彰國之節守高陽契丹入寇范廷召求援於公公比至而廷召宵遁敵騎圍公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逃公曰臨難無茍免此吾效死日也大呼入戰連數十合殺傷甚衆矢既竭猶奮

空拳以擊賊遂死之公死二百年宋失其故都而公之神亦徙而南焉公洛陽人死河間久矣英魂毅魄猶凛然不可汙如此當是時有身為將相富貴尊榮而忍於背君父以向事讐仇者其有愧於公何如也史稱公謹遜謹厚崇儒好禮則公於死生去就之義必有見焉豈尋常武力之士而已哉公既著神南土其精爽之在物者益赫然陰威慘烈真能使神奸慴伏而民之奔走奉承者亦罔敢或怠水旱疾疫禱之而輒應於乎公之靈明

盛矣夫惟古雄勇忠烈之士秉大節臨大難奮不顧身死而其神上通於天以佐事上帝至於焄蒿悽愴之際發見昭著有不可遏者蓋其生平耿耿自見者不隨物而俱盡與陰陽造化同其樞機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而或感之以至誠亦無不應者蓋理之常無足恠也而道家者流謂公為疫部之帥察善惡而司疫焉是不必然也夫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者天之道而亦人事之必至者公何預焉彼巧祈曲禱以求免於罰而

徼惠焉者皆惑也公自真宗贈侍中南渡後所在郡縣復有以公封號為請者遂進爵為王公之父諱再遇後周時從宋太祖征澤潞亦力戰死大行山下民為廟祀於其所白沙之有廟舠自宋紹定辛卯既燬而復興者屢矣近其民又改舠之既成主廟事某求予文記之予恐民怵公之威而不知公之烈也故論述其事俾刻之石使祀公者有以考焉

靜軒記

泰和沙湖之北曰源塘羣山隠然蒼松古栢極天而無際即其深始得閒曠焉岡阜盤迴溪澗相屬溪横而橋出澗過而泉鳴漁者游而耕者樂山人隠士曳裾徒步而往還者楊君世冲所為静軒在其中也霞烟雲霧之中而見其室宇之弘麗老者含頋而歌童子抱書而讀而獸之遊者不駭鳥之啄者不驚魚之沫於池沼者如躍于江湖之波濤凡接乎目過乎耳無不可愛者則坐於軒之中而得之於軒之外者皆是也君和易怡然既

無忤於物亦無慕於世無忤也故於人鮮有所怨惡無所慕也故嘗泰然有以自足休休焉與一世相忘於無事君惟如此故能静也夫人心之所以妄動者由有物汩之耳見可愛而羡見可憎而憤激乎外盪乎其中使和平之氣索然而日悴於乎豈不可慨也哉君無有於是故雖老其容甚澤如方壯者然孔子曰仁者静又曰仁者壽莊子曰無為則俞俞俞俞則年壽長矣吾於是知君將龎眉皓首享有多福子弟見之而稱慶閭里聞

之而嗟羡夫豈止今日之見而已哉君有子皆賢諸孫亦既知學其季子孟完来壮京既求翰林林先生觀書静軒二大字歸以揭其軒以予居同里也又求為記予愛楊君之為軒有以得夫山川之勝而名之又有以息其老也故為之記

退菴記

退菴者王君子朋所居之菴而人因之以號於君者也君所居四面皆山蒼翠踴躍如大海之濤其中隆然高

出者梅岡也岡之南兩山横分靡而相屬而飛雲過馬望之無窮元馬九皋先生為書兩山之間者以此盖梅岡占羣山之盛麗而兩山又據其會君之菴獨當其中所以尤勝也君少時負盛氣竒材氣足以挫豪武智足以破奸詼家藏萬金一朝散盡亦不以介意嘗從蕭求巳先生學書經慨然以進取為巳事遭時之亂羈縻於世故而令巳老矣頽然山澤之間鏟去節目更為坦夷聞人之失則包含盖覆或淺辭以寓意雖其子弟不屑

屑也而豈有意於世事哉名於其菴盖志其老也然予友尹君昌隆嘗稱君雖老而氣不衰及予来梅岡尤時時聞其論議君雖韜晦屏處而其行尤足以化服其鄉人或有所争縣不能直者皆聽君一言而止也君盖斂其果毅以為中和而消化其鋭者使泯然而莫之見則君豈尋常之人所可測哉書以記之庶幾知其名菴之有以然也

澄心堂記

錢君好文家於吉文之西漢水之上水下流為漎水曰
漎曰漢皆不詳其所以名之之始二水亦非舟棹所通
然疏而播之灌其鄉之田幾萬頃方春雨積衆溪合注
浩然有江河之態及雨止而潦收則平沙淺瀨泠泠然
有可愛者而或過之以急澗障之以斷麓跳波濺浪漕
然相激至其泙湃洶湧呼號噴薄之際如山傾而谷應
如風雨之急來而又在夫曠然寬閒之野無城郭車馬
之交此山林隱伏之士與夫奔走乎埃塵厭倦於煩囂

者得之以盪滌其心志則雖江漢之雄傑深廣有不顧以易也而錢君樂之不獨以此也盖水之流至其居之近淵停流止蓄貯而待用於人者俯而鑒之可見眉髮君謂此有似于吾心之静也因託之以自號曰澄心老人又大書以名其堂曰澄心之堂君年幾七十矣方將息衆慮以自逸日徜徉乎二水之上而泰然乎萬物之表故有取於水者如此於乎世之多欲者常有以累其心惑之甚者有身外無窮之冀使其過漢水之上登君

之堂得不怳然覺其形之𢦏哉君之學志于道德而諸子皆以明經為務有以科第進而仕于朝者矣予愛君居乎二水之隅而得其利以養取其清以名其堂予為之記又道夫水之奇變者抑亦有以盡夫水之情狀不獨于君之所樂者而止也

琴益軒記

弁冕綏纓皆所以飾躬也而玉要焉笙磬管籥皆所以為音也而琴瑟要焉故古之君子習其步趨于玉而養

其德于琴瑟德之于琴瑟譬身之于玉也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不離其側焉然步趨淺事也而佩玉之際必宫羽角徵之諧肆夏采齊之似則所以作其一身之儀者何可有毫髮躁忽之舉哉琴瑟之所養必致其和平攻伐其邪心消化其粗鄙頑傲之習盖有操其器而其中肅然聽其音而其思油然者矣玉以禁其外琴瑟以養其中二者交相為用何古人善養其躬也哉吉文錢君好善自少篤志于學思有以窮夫古今萬化

之本于六藝禮樂嘗兼通其文老而無意于世獨好夫琴因以琴益名其所居之軒錢君之言曰操琴如執玉予愛其言之有合于予也然世之知琴者寡矣烏能知君獨惜君知夫琴之深而善言其意也然君又喜賦詩長篇短章託辭比類善曲盡其情則君于所養之和平者不獨于琴焉發之也苟知其詩庶乎知其琴也哉君之學見于此若夫君之才不止此也惜乎其老矣書以記其軒

善安堂記

劉君文復西昌善人也雖頹然自放而中情坦夷舉一世之是非不交其慮而憂虞得失不入其心故能泰然相忘于恬逸之鄉而傲然自樂以終其身其以善安名其堂者所以識其平生也然文復自壯歲負氣英偉去遊江湖閒覽觀山川之勝結交知已以自快于一時今老矣無所為于世矣猶以其身之安于田里者由于為善也拳拳不忘以名其堂則其胸中所見豈常人可及

哉夫人之為善如農之種穀種之而俟其成必食其利為善之久亦必食其報此常理也文復自壯至老一意于為善今有子長大知為學有孫亦岐嶷可愛則食其報者豈徒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也彼世之機慮萬端而終歳無一日之寧徒于文復而咨嗟嘆息盖所謂未種而望秋不耘而求獲者可笑也已文復居城中其為堂頗深迥其前為小樓俯視城外江濤浩渺龍洲隱然雲帆鷗鷺飛揚出沒而罔阜林木挺然而葱翠者皆可望

而見之其居之勝有在于堂之外者又如此文復與予交其子舉善以善書選入禁林以其父之命求予文記之予愛其名堂之意有足以警世也故為之記

守拙軒記

吉文錢君習靜即所居之東闢一軒曰守拙君之言曰古之君子學窮乎萬化而不知其深處貧窶之極而不知其困居富貴尊榮而以為當然以予之鄙頋學之而未能也蓋其材猷志慮既不逮于古人而推移合變求

其似今之人者又相去之遠也其謀之淺計之迂徒取誚而召譏而猶不知改慮以諧世易意以同俗此如蛽蝂之升壑商詎之憑河多見其不知量也則予之拙也亦甚矣方其壯年盛氣足以奮乎青雲之上猶不能以有為而今將老矣泊乎其無所營蕩乎其不知所止放言以高世危行以激俗固非予之所敢若夫守先人之業棲身巖壑覔然以自足饑寒之及身而不憂乎其中則以予之拙盖有之矣誦聖賢之言求其要而未之得

也則求夫拙者之友與遊焉朝夕講之有會于其心則欣然以喜既以詔其子弟又以淑諸鄉人盖不知其不可也引壺觴以獨進升高邱而望遠及其適也稱物託類模擬化工陶寫萬狀雖不甚工亦拙者之情有不能默爾彼機巧圓轉側媚阿合以飾行釣譽于人者予則恥之矣故以之名于軒其軒之陋而予居之稱也嗟夫君之言如此君豈尋常之士哉夫士之潔身獨立秉志不變者居常與世而相違世亦忽焉易之而不察也然不

知夫絶俗之士亦嘗負高世之志顧彼之不合者何傷也而世欲求夫傑然偉節之士則何自而能得之哉吾故于君而異之因次其言俾揭之軒中以俟夫知君者察焉

容膝軒記

錢君習容居吉文漢水之間山高而水深而為居殊隘為一軒又益隘名曰容膝客過焉曰何隘也夫以君之潤度若可容萬間者而故為是卑卑何也或者曰非也

小大之觀無窮凡物皆然而豈獨君之軒哉故以大澤而視礨孔礨孔小矣以泰山而望拳石拳石卑矣然自天地之大而視夫大澤大澤一礨孔也自九州之曠而望夫泰山泰山一拳石也而況夫四海之外八極之表又有大于天地與九州者又烏可為之限量哉彼鵬之飛而摶夫南溟也所據者大也然烏知鵬之不自小夫南溟耶彼羣蟻之鬬而爭夫蝸角之杪也所據者小也然烏知蟻之爭不尚侈夫蝸角之杪耶君之軒如此其

卑也而安知君不以其宏深高廣惜其餘地之尚無用耶且君之軒甚隘矣然而囊一琴置書百卷簞食壺飲忻然樂矣使君而日食方丈羅百甕而列九鼎尊𤔡戟以前呵則將營高門以容駟馬之不暇而安能自適于今之軒哉君無有于是雖卑其軒無傷也君聞之笑曰吾瞑目而匡坐不知為六合之内軒于吾何有也客恍然不能測其意以問予予亦莫能知也然予知君為人孝友寡于欲而勤于學以其學教其子弟而鄉之人亦

皆化其善也故過其鄉者以謂君雖貧中之所蓄者富矣因書其言以記其軒俾陋君之軒者觀焉

積善堂記

里人李仲貴恭謹恂恂然與人交尤極和易機謀深計之不作巧言譎行之不形稱之者曰此一鄉善人也而仲貴亦自以積善名其堂或以問之曰善之積何如也仲貴曰吾不為惡而已善之積吾不自知也然而窮其欲而求不已侈于利而貪無厭吾嘗深懼之而恐其溺

焉而不知覺也此所以名其堂也夫人之居閭閻非有一命之寄惠愛德澤之不究于下顛沛困悴之不蒙其力于善之積何自而見之而稱于人者亦何自而稱也蓋昔人有謂陰騭猶耳鳴者正以夫人不能知已自知之耳仲貴所云非惟不見知于人求諸已亦不自知則其所積之善不既深矣乎今之人有一行之可稱的然而暴之惟恐其不揚也縱所為之善亦淺矣況未必善乎此吾于仲貴之名堂而有取焉仲貴喜與士大夫遊

見人之不善必懇懇告之俾為善乃止蓋又不獨善其身而已傳曰為善降之百祥又曰天道嘗與善人仲貴行而不懈積而不止雖人之不知獨不見知于天乎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此天之道所以福善也書以記其堂俾以告夫來者

泊菴集卷三

泊菴集卷四

明 梁潛 撰

記

蕭氏南薰書院記

泰和東南三十里有溪曰桃源溪之中有石崇曠而夷如砥曰石臺蕭氏居溪上盛且數百年矣自國朝初安常處士諸昆弟席先世之資而喜與名士遊士往來桃源者益衆時東園劉先

生子彦以博學篤行館授焉其兄尚書公之老而歸也亦時時過之東園公為名其齋曰南薫書院尚書公大書以揭其額于時桃源石臺之間蓋煜然有光耀焉自是教于書院者相繼必賢士其子弟嘗受業者曰德顯德嘉德貫德資今皆傑然偉出而東園去而仕於時以沒已二十餘年矣安常之沒亦既十餘年而子弟之益衆講學之益盛談道德而誦詩書者未有過於今之時也此閭里之美事而豈獨蕭氏之盛哉永樂壬辰春邑士陳公培為之教公培尚書公

外孫也於是德顥兄弟念先志之勤篤思東園公之惠顧欲不墜其緒因公培屬予記其剏立之始夫自三代之際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而俊造之士升于王宮國都者必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廉恥之道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耳至於白鹿鵝湖岳麓諸書院雖當時大賢自相講學然斯道之振起尤有賴焉今南薰之建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意又況夫尚書公昆弟

風聲氣烈之未泯者猶能使人興起而德顥兄弟嘗親炙而聞其議論宜其拳拳有不能忘者顧予言之陋曷足以永前哲之澤於久遠哉茍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於大學赫然有名於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鑱于石俾来者勉焉

水竹軒記

人之平居優游邱壑日與故人子弟相歡莫逆漫不自知其為樂也及其去江湖之遠索然無聊或縻於仕宦

羈愁其心然後懷去鄉之感動疇昔之念雖夢寐有不能已者豈非相忘於玩熟相惜於睽違之際者人情所不能無者哉予未仕時令左春坊諭德楊君士奇方假館於城南彭氏水竹軒中彭氏子弟最季者季肅也方抱書日事句讀而諭德君朝夕坐軒中見江山之秀媚慨然有遠覽四方之意予時亦數過軒中與諭德君笑語倦而後去顧豈知愛賞好樂於此軒而不能忘哉及予二人並仕於朝者十有六年日夜思往時傲謔不可

得也念之刻骨諭德君至寫詩紈素以寄季肅兄弟子亦屬筆聯賦詞累累不覺其情之至也然後知人情相忘於玩熟相惜於睽違有不可掩者蓋如此季肅今已長大喜文詞尤酷憶諭德君嘗置此詩於其軒挾策呻吟之餘輒琅然誦不已此其意亦可念已於軒之外見鷗鷺之飛翥帆檣之去留烟霞洲渚之晦明變化益使人不能舍去而季肅之大父與其諸父昔嘗徘徊于此者今皆不可作矣顧諭德君未暇歸而予又將别此而

去也因書之以記其軒

益齋記

邑庠生蕭暹之恭遜信慎而好學能文辭治其居之南向曰益齋暹之進而遊於鄉校退而學於其齋也於是求予文記焉予告之曰君子之求有益莫如學學之道所以致其知也天地萬物之性人倫之道堯舜三代之訓周公孔子子思孟子之教皆精妙微奥所以闔闢萬化推而施於治皆道徳之發揮述於文辭皆仁義之麗

澤著之於身而動作弛張之際古人之善道懿行皆德焉其為益如此舍之而不求求之而不志於學無益也其或學之矣而以其躁忽簡傲之心矜氣而騁欲肱亂而狂斐猶為不學也聖人蓋嘗慮之矣著其受益招損之説於書著其消長吉凶之占於易告之以益者三友與損者之三友矣則又告之以益者三樂與損者之三樂焉庶乎其盡之矣而又著其象於宥坐之器使觀者不待言而深諭使夫怠而不能學者皆知以自警其憂

人痛物之志盖拳拳焉如此學者何可忽焉而易之耶遲之予姻家子也鋭然進于學而未止其為益有未可測者吾固憂其怠而止也故為之言其於損益之際而深致其意焉者庶幾乎遲之不失於彼而得之於此也

遊龍神寺記

梅岡在吾邑之東四十里澗谿陵阜環而相屬皆近而可遊者也其西撫澄江其東平巒漫坡其外躍然而上出蒼然而深秀朝暮覲焉而不見可厭者鄉城山也其

南三峯隱然獨出乎天之外其勢若欲飛去者曰匡山世傳仙人王子瑶所嘗遊處望之皆可愛也而遠方或不能以遊獨西南有所謂龍神寺者寺不詳所起然其地幽而曠抱之以層峯延之以茂麓橫之以清澗無賈居農屋之鄰而水有菰蒲林有梗楠蒙茸蔭翳而長松古栢涵雲氣而引風聲雖盛夏絶炎暑之薫蒸而密軒靚宇無塵呼俗競之及也故得以肆情放意覽遠山於無際送歸鳥之瞑飛而聽夫松栢萬竅之怒號亦無不

可樂也盖去梅岡僅二里雖甚美而近然每從梅岡而望之不能如鄰城匡山之見也望之而可見者遠則吾不能以遊望之而不見幸其近吾得而遊焉遊而得其勝則遠而不及遊者可惜也望之而不及遊焉而後得則不及望又不及遊者可勝惜耶東坡嘗遇佳山水恨無僧寺令予於此得梅岡之勝又得龍神以遊可謂兩得之矣而猶以為有可惜者如此人情何有極耶同予遊者王君退菴偕其弟樵雪其甥錢君稽稼及其孫子

二人二君皆髙年喜談文賦詩而其甥及孫皆績學能文其逺到不可測也寺之僧曰定成曰慧濟曰海潮皆名家子亦好文而善謔既暮相與賦詩而歸予不能賦因為之記

永思堂記

桂陽宋任貴先生佐教於髙安題其所居堂曰永思之堂以書屬予記且曰予㓜孤知自力於學忝科目方從事於都院尋以罪謫雲南方去時予有老母慟不忍别

徬徨道傍觀者皆泣下既十年而老母歿於是予抱痛無涯矣念平昔孤苦所遭又梗途如此幸其時脫去顛危低徊一官祿足以自給然鬢髮已皓然矣壯而不能揚譽青雲之上以償夙志老又戀祿自羈不得暢情於桑梓以歌吟呼嘯舒其憤懣之氣則宜乎吾之思無已也此予之所以名其堂也於乎予讀其書哀其志而悲其窮之甚也然吾聞古之士學而行之也必光榮於一時垂譽於後世而不可必得也則持其身篤信而不惑

雖貧窮患難不易所守且以為分定也孔顏樂之終身不改以此爾夫惟窮達不入其心故以之修其身則榮且吉以事其父兄則孝且弟以之教於人則信而從任貴既安於所遇矣則雖窮且老其志得也其志得則其身雖窮且賤無傷也書其說以誌其堂使讀者不徒哀其志悲其窮而又知任貴有以不遺其親非今之士能及也

慎察齋記

廣東僉憲李公某由內翰出居風紀其發詞吐氣恒小心寅畏蓋有得於易大傳君子慎密之義遂以名其齋且命潛敘其說記之潛不敏然知公之存心得戒慎之道矣夫節之為卦上坎下兌兌為口舌之象也節之初九雖剛正而尚未至於甘節之吉則未可有行者故為不出戶庭之象家之有戶庭猶身之有口舌故大傳發其義以為君臣幾事之失皆言語以為階而以慎密為戒嗟夫言者榮辱之招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愼密之戒所係於君臣者豈小哉中庸以顯微之昭著不可掩也故教人以愼獨後世至周子以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故示人以愼動獨者其迹未形動者其幾已發而所以致愼密於言行者蓋舉在其中矣公之名齋也其意深哉雖然未也彼動而靜靜而動物也不出戶庭非晝焉自止者也愼而密非默然自緘者也動之理嘗根乎靜則愼密不出又所以為昭著呈露鼓舞涣發之

本體也歟是非潛心體道者不足語此昔劉器之得温公不妄語之説退自隱括力行十年而後成今僉憲得大易慎密之説自幼學壯行以至於今有成立殆未止十年矣然其存心益密持巳益嚴防意益至吾知其不至至誠動物之地不止焉遂書之以為慎密齋記

存心堂記

安成王仲良氏扁其所居之堂曰存心其府伴讀友過予道之請記焉且曰仲良好學質厚不外飾不以榮利

易其所守其志盖在于古人而未止也嗟夫吾嘗讀書於操舍之語未嘗不深致意焉夫人以一心之微接無窮之變是非交於前而得失亂於内不有以養之未見其能存之也李延平先生以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豈非能養之以静而後能制之於動歟夫士之處乎山林者其評論是非善惡若鑑之照衡之稱雖毫髮得失不爽此非養之以静者不能及出而任天下之事往往與平時所言者略不相似非惟不相似又倒置之焉

抑獨何也豈所謂靜之力不致其極則爲事物所勝而不足以勝夫動邪夫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下凡學聖賢之道可以當大任而决大事知之明行之力者由其中必有主也則何可以不存其心哉仲良有志乎此而山林深靜無外誘以汩其中求之於聖賢之言而且以之名其堂是可謂篤志者矣靜虛而動直其惟仲良能之哉仲良其勉之

楮巢軒記

丁亥之秋七月既望客有徜徉禁城渡秦淮橋而過王先生之軒者俯而入圜而視之駭且異焉曰何為其然也計其縱横僅盈尋尺而外無廉隅内無堂戺上無梁棁旁無楹礎不規不矩谺然而中虚又代塗以楮中朗而表疏瑩潔無瑕縞然若晨光之晞積雪發輝吐耀駐影凝白其名為楮巢葢抱朴而守素者亦何奇也軒之外有竹駢然挺立雜以佳樹風来泠然盪之則衆籟交鳴猿鶴互答誠有似乎鶻之巢而得其所者而先生方

祖裼隱几其中或吐氣而唉或大呼而吟或擁衾而軒寢盖神遊乎八極之表而滌光乎塵坌之中肆志於鴻濛之境而相忘於畀陋之域又有似乎有巢氏之民之自得者也客察焉而疑之即而問焉曰夫作於外者中之形也迹之寓者心之符也且夫騁亨衢者不局於蟻垤闖簫韶者不適於凷桴先生學道明時談經王門當接武石渠延譽縉紳顧乃寂寥守拙畀畀自貺豈非所謂內之而弗外者耶抑將杜德機而故為是栖栖者哉

願請其說先生曰嗚呼子何言之情也子謂夫楮巢也者高乎卑也曠乎隘也將蕩乎若無根之邱窒乎若窗井之涯耶且子謂彼巢也者翔于青冥集于阿閣噰噰而翽翽者適乎否也彼苟簡乎一枝奮翼而上側身而下不過數尺之蓬半畝之蒿而嘲嘲然自以為足者適乎否也所寄不同而所以自適其適者一而已矣於是客無以應竟起謝去先生亦逌然卧軒中不知日之夕也遂書以記之先生字可貞溧陽人

劉氏族譜記

劉氏之先自湖南徙萬安有四十一承事者由萬安徙泰和之馬跡塘傳三世曰珪徙于菜園又徙源口至務耕别居藍溪盖自珪至是九世矣務耕之子旭來京師持其家居所修宗譜求記之予與務耕有姻好不可辭於乎吾鄉文物衣冠之盛自喪亂來子弟足以承其宗而率禮蹈義足以無忝其先世者已少矣然鄉閭之民猶往往喜道故家之後雖托姻好亦必求其先世門地

之稱焉者以自矜於流俗也雖崛起富盛不問也此亦鄉人好慕高致之一事而益見故家有後之可尚也源口之劉氏鄉人之所稱慕者而在藍溪者為尤盛予嘗過藍溪見務耕築樓溪上樓甚高爽有僮僕數十人環溪之田數百畆務耕既隱且耕油然自適也然務耕負氣自豪藍溪之西大山中多逋寇行刼村落中官不能捕輒以屬務耕務耕時時率家童縛送之官恒以此自雄一時獨旭循循信厚人益歡悅之今旭亦有子俊扶

可愛一門三世如此吾又知劉氏之在藍溪者其澤無窮也於乎非前人之餘慶無以庇其後非仁義無以承其先劉氏之子孫尚其勉之遂書以記其譜

富春堂記

嚴君宗旦淳龐而温厚有古長者之風築室于泰和江之南題曰富春之堂盖有慕乎漢嚴子陵高尚不仕隱居富春之義所謂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作者宗旦殆庶幾乎其近之歟其從子文祐来京師求予文記之予嘗

論子陵之事謂夫西漢之亡士大夫不能無罪也方其時劇秦美新何其多也倒持太阿以釀成漢室之顛危而後末如之何惟屏跡窮居以不食莽之禄其中情能無歉乎哉及光武興復大業而向之窮居而屏跡者復冒然聞命而起曾謂子陵之賢肯混迹其中歟夫聰明英邁之主所以御天下必有雄謀遠畧以籠絡天下之豪俊使之躍然去彼而就此凛然而懼大節義使其心志既定撼之以威武而不變刼之以干戈而不奪而國

之根本規模亦有所利頼焉子陵與光武平時豈嘗道及此也當羙新佞諛之後抗然髙舉而不顧子陵之用心固自有在矣或者乃謂子陵齒德俱尊而帝所以處之者未能盡夫尊敬隆重之道故子陵決計遠引以自同於沮溺丈人之流夫待士欵曲之勤至如光武者亦豈易得而猶云爾吾意子陵必不如是隘也子陵蓋以吾行之於已者足以助乎當世治化之大者吾又奚以仕為此子陵所見所以卓乎髙出而鮮與儔也故吾於

子陵每深察其志焉宗旦之先世碩德顯宦著名當世宗旦雖隱居不仕然放身烟霞無所累其心逍遥邱壑無所慕於時教其子弟以詩書禮義率其鄉人以謹厚廉恥如此亦何愧夫子陵也予論子陵之事而表著之以記其堂使世之苟富貴者見之或少止焉而凡號為嚴氏子弟者尤當知所擇也

思養堂記

番易王佐名其堂曰思養之堂中書舍人吳君為篆書

揭之楣間因其友李君原紋謁予文記之予與原紋處有不能辭者夫子欲養而親不逮古今人未嘗不悲痛於斯也而況家室豐豫之時旨甘滫瀡之既有則其心蓋有所不能已者佐因其情之不能已也而以名其堂使接乎其目以自慰其衷所謂著存不忘乎親者此其一端歟世之溺貨財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誠何人也其有愧於佐甚矣然予聞人子思其親及其志意好樂不但養之一事也聞佐之尊翁傳巖嘗以耆德選

為鄉之老人教導其民甚篤凡過其鄉入其閭其子弟事其父兄未嘗慢也其士者勤於學其農工未嘗怠其業也其田疇必治其播植未嘗後其時也問其所以然曰傅巖之教然也有爭競鬬鬩訟之守令而不決決之傅巖問其所從服傅巖者曰其心之誠斷之平也傅巖既歿其教固在其家庭與其鄉之子弟佐之不忘養其親與不忘其親之教孰輕而孰重於此舍而不思而汲汲於親之口體是念雖日致三牲列五鼎猶為無益況

徒思之云乎佐讀書務學盖有意於親之教者則不可須臾忘之也因併記之佐勉焉

筠陽讀書處記

進士潛彦鵬始為瑞陽郡庠生從予弟本之學其容質温雅其於學甚勤也及取科名居京師相見察其中非徒言者今年夏彦鵬來求予記其家居所扁筠陽讀書處且以予弟嘗有以教之也宜必不辭予亦喜彦鵬之能學也故為記之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中正之實非

讀書學問不足以知之六經諸子百氏之言求之於其書而得之於心即其奥以探其源擴其本以振挄其端緒知之明而後得之深得之深而後推之以應萬事無窮也如是而又加之以涵養之功使舉而措之皆誠意之充積推而行之皆志慮之真純可以感乎上可以教乎下此古之人所以學者如此宜其功業過乎人也彦鵬因其所已能者而益勉乎其所未至則其造就又豈今之人所能及哉然彦鵬方以進士觀政於都院日有

訊鞫之煩或者疑其於詩書有未暇也夫君子之學知
與行而已紫陽朱夫子告任行甫以謂雖忙遽尤必以
書冊灌漑庶不汩沒墜墮其意蓋欲學者知與行並進
而已以予之愛彥鵬也故備論夫古人之為學者告之
且以為之記云

存誠堂記

古筠司訓周仲翼先生走書京師告予曰弼世家錦水
之歷山下先兄聞禮嘗搆堂以奉親元進士丁之幹先

生扁之曰存誠蓋取易閑邪存誠之語且為記之矣時老母尚康强無恙弼凡弟朝夕侍堂上唯諾進趨忻忻如也退講學于丁先生求所以持其身者惴惴焉惟辱親是懼稍知自立而母兄相繼逝矣今且老思往日膝下之樂有不能得徒取丁先生之記而讀之泫然不自知其情之悲也堂今圮而復葺之因其名之舊而不敢易願重為之記嗚呼先生之志尚矣夫人有親存而忘之者多矣况於親沒之後惓惓於一堂也耶且夫所謂存

誠豈不以絶去非僻以涵養天理之實歟而其道當必自敬始程伯子曰敬則誠敬者誠之存也五常之首百行之原皆在於是而古今聖賢所以立事功而贊化育者皆由於此盖難能也然而操守之無間足以見夫力行之有本先生之守身事親始終不懈如此非有得於是乎豈講之於丁先生者獨得其端緒耶古稱人子之事親養非難也敬為難敬非難也卒為難卒者非徒於親之身敬之也雖終吾身猶敬焉若先生者可謂敬而

有卒者矣敬而有卒不幾於誠者乎是知先生能不忘其親而有得於存誠者深也於是乎為之記

蔡輝堂記

去泰和城圵十里有溪曰斂溪靜深甘潔貫四時不涸溪之上有山不甚峻抚然環立端重有可愛者山之外則三顧金華武姥嵩崒争秀出乎雲霞中雖相去稍遠勢不可盡見然其狀益奇也山之中坦夷尤宜稼穡壅泉以上出疏渠而下流故其田恒豐穰其土不可賤取

其居人皆勤力以自給無爭鬬嚚訟之習劉君晚成自其先世居其地幾數十年而劉君尤不事外慕構堂以事栖息扁之曰藜輝蓋取劉向校書天祿遺事也堂之前後松竹森茂花卉駢植而故人賓客遊詠於其間者多敦厚士相與談論必本乎禮義由是民之居斂溪者皆知敬慕劉氏也或者謂劉向校書天祿太乙植青藜夜訪其事深遠且不可執千餘年後而劉君取之以名堂抑獨何也劉君曰不然堂本劉氏作也故有慕於向且

炎漢之季王綱弛而士風頹向獨秉道不回引詩書道禍福反覆辨難數千餘言以之匡佐人主而不愛其身耿耿乎其忠也千載而下讀其事使人竦然起敬不敢有怠心此予之所以名其堂也今之為士者當太平極盛之時欲求高爵厚祿以致顯榮光耀而平居不知以忠自處此何可也於是聞者又皆知劉君名堂有教忠善俗之意同里楊仲基先生來京師道其事且稱劉君之賢謂予宜有以記之予昔遊歙溪愛其地之勝今而

知劉君之賢作堂而與其地稱是可記也已

城南艸堂記

崐山趙模宗範以善書選入秘閣相與累月恭遜而信慎弊弊焉不忘予甚愛之也一日以其所居城南艸堂為屬予記且曰模崐山之窮人也先君平生好學雖隆寒盛暑不休竟以成疾而卒卒時模生始九歲有二弟亦幼弱老母年始二十八以模兄弟故自誓不復他適辛勤蠶績以育模兄弟至于有成立然室如罄懸模又

質魯而材卑學不足以過人行不足以揚名浮江湖窮歲月僅僅自給而母日益以老矣模恐虧先君之名而辱老母之教也乃不敢遠有所之負郭田數畒躬耕以為養教小學童子以自檢其身不敢辭其窮如是也幸遭逢聖天子制作之盛模得混名士子之次日聽夫先生學士論難之揄揚校讎之雄奥亦甚幸矣既而蒙恩賜還家城南之陋艸堂之卑顧模之窮所宜居者願先生辱教一言以賁其陋而飾其卑庶幾模且不窮也於

乎宗範信乎其窮哉天下之困苦悲慼孰有過於是者然吾聞古之士豐材而達德鍾祥而萃祉非少也豈其材智謀慮足以膺此盛美哉如模之材智謀慮不足以膺此盛美則宜乎其窮也安乎窮者知命也能知命而安之其惟君子哉予惜其窮而喜其能安之也遂為之記

居安堂記

予同里徐君應麒以材能舉需次於京師者幾三年矣

相見而言惟務為篤實毫髮非禮僥倖不為也故凡仕于京者皆愛敬之以為鄉之長者今年冬其子以鉉来省其父因過予旅邸觀其言談舉止勤勤焉甚似應麒應麒性好飲飲終日不亂以鉉之来也載酒數甕以為應麒壽且以飲予及夫二三友之善飲者予不能酒然既過夫故舊鄉鄙而酒又釀於鄉者也遂酣暢以飲甚於能酒也飲酣以鉉作而言曰家君幸荷國家恩命得徼逐夫二三君子之後老母又康強無恙於家也鉉築

室于澄江之南數畝之幽環四面皆平曠多良田陂池雜列可以漁可以溉嘉穀盈疇歲乏時食可足也成人而冠長而婚娶可以給其費親戚之慶弔賓客之往還可以周其情四時之休暇可以遨遊忻喜以適也樹林之深茂翳之可以休花竹之駢列玩之可以悅瓜果蔬茹之繁實可剝擊而薦也凡此皆吾親平時所營度以遺吾昆弟用能守之而吾親無後顧之憂也故即其所居之堂曰居安之堂願先生辱賜之記且有以教鋕也

於乎近世之士宦於外者往往廢弛其業其子弟無所資藉隨父兄挈挈然以仰食乎東西一旦罷而歸至無以為家此仕者之通患也吾觀應麒父子所以规造守謀之善如此獨能無羡乎既以美夫應麒又因以深慨夫今世之仕者不能如應麒也以鉉乃進酒更酌酌已為書其事以記之

重榮桂軒記

永樂丙戌夏吉文周君公明以文學徵入翰林同編纂

秘閣文集因暇日過予道其先世事有不能不感慨者
盖自其高祖湖田居士以儒術起家子孫承其業至今
二百年矣中庭有老桂數株湖田手植也湖田生蒙泉
隱居不仕教諸子各授一經其季子沂溪尤篤行其時
去湖田五十年矣桂森茂如雲柯葉布滿一庭中而周
氏亦極盛宗族幾數千人一門子弟賔客相徃來以歌
吟笑樂於其下者無虛日及元季居室燬于兵桂所植
四面簷楹連屬烈焰熾爍枯然成朽株無復生意而沂

溪已沒周氏亦稍稍衰矣曁大明兵定不數年桂勃然復茂周氏亦復興沂溪之嗣溪間處士即公明之尊甫又因其故址築室而扁之重榮桂軒日與其弟仲方先生招故人耆老席繁隂而盼崇柯盖亦念前人之培植慨興替之相仍不可常也前鄉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為之記矣至是溪間之没又十餘年矣存者獨仲方先生又已老矣於是公明復屬予記之於乎世之變固屢矣而周氏之桂歷數世而獨存肇錢先物而符合於

人事不亦異哉豈非其先世培植之深耶然李衛公平
泉艸木記謂桂有三品而陸務觀以為未之見及觀朱
子釋楚詞引本艸云桂花白葉似竹則予見之于嶺南
者其說盖合山巔水涯亦多有之正春始花豈陸公獨
未之見耶陸公又謂春花為桂秋冬花者木樨則周氏
所植殆非桂也然孫少魏東臯雜記謂巖桂冬初作花
是即陸公所謂秋冬花者木樨也則謂木樨為巖桂其
來久矣周氏所植殆巖桂也歟予方期過文江之上掇

其英而佩其芳以頌周氏之重榮也故考述其事以為之記

耕訓堂記

溧陽北行一舍許有溪曰瀨溪溪之水貫四時不竭凡田之溉於溪者獲必倍無豐歉盈縮也又其平曠衍夷樹林欝然出沒乎雲烟者不辨其際洮湖在其東五里溪漫漲潦集則於湖洩焉天久弗雨畆澮皆竭則湖之所蓄足以障遏溪之下流而資其餘波故一鄉之壤賴

是溪而沃而溪之宣洩又在於湖也凡湖之上溪之外京師東南諸山之逺不可盡見者皆可坐而見之而泳於湖游於溪者又與夫烟光水色相茫洋也故自溧陽以北惟瀨溪最勝而郝君景高家於溪之上窮山水之趣以自放課僮奴耕環溪之田數千畝歲取萬餘斛擅江山之勝者幾四十年有子岊稍長知為學遣遊邑庠為弟子員而扁其所居之堂曰耕訓因予弟本之屬為記凡人無所累於心者足以樂乎其身而尚其志漢諸

葛公有桑八百株有田十五頃躬耕以自給觀其所以訓子皆聖賢之格言景髙誠有慕乎其人則所以訓其子者有在於是也昰從吾弟本之學書經進止安雅而言辭和易語云野處而不匿其秀其昰之謂哉用是知景髙之所以教矣是為記

樂菴記

君子之樂非在外也求諸中而有其樂焉斯樂矣求諸中而無有不樂也樂在内故不能奪之於外樂在已故

不可示之於人不奪之於外不示之於人此吾友日孜之所以名其菴焉日孜以壯年筮仕佐教鄉邦得不去其家其親戚故人視之如未嘗仕又其職主於教非若他有司政治之繁外患不入其懷而道可以及人誠可樂者然日孜意不在是也方且置書百餘卷上自唐虞之典下迄近代名賢端士之文詞以及醫藥方技百家之說日夜研窮其旨自以謂至道之無窮非有得於心則不可以已也夫小方曲藝之流苟有得其說者皆樂

也況夫聖賢之道之大與霄壤並立苟有見焉將超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拘也曰孜於是而盡其心一旦涣焉其為樂孰加哉浩乎其自得沛乎其莫之禦酬萬變而不可窮斂之方寸而不見其所有所謂不能奪之於外不可示之於人者如此而仲尼顔子之所以樂者亦在此而世之學者方規規於文詞之末窮弊其力而卒無用焉豈不可惜也哉曰孜八世祖棍應宋寶祐間以釋褐奏名第一出守吉州宋亡占籍泰和江之南其門墻

故址父老猶多識之而今奪之他人久矣日孜所居在城中高廣深迥所謂樂菴者也夫仰前人之盛而有志於聖賢之學日孜所至詎可量哉

靈山縣改建儒學碑記

靈山小邦也其俗視他邑尤陋延平李善初為宰始至而病之思革其俗曰朝鮮極東夷也箕子居之而民化焉今有先王遺風柳州南蠻也子厚教之其子弟皆知為文詞靈山豈獨匪人遂注心焉時舊學宮頹圮殿廷

惟絢茆黝堊漫漶圮隘而惡且西向非尊素王制思改建之適朝廷方用兵自江以北五大藩學校為之一空凡百力役供給南方困馬善初不敢以是重困其民乃往謀之於邑文學林某某某力贊之謀之諸父老樂而助之貲則又進諸生勉之諸生咸躍然喜於是梁柱之材出自生徒僦工之費則損已俸視民有餘力者役之民咸忘其勞遂卜地於縣之東南經始於辛巳之閏三月八月而廟成自殿而廡自廡而門皆煥然悉遵令制視

他邑無以加之殿之東為堂堂之下東西相向為兩齋
簠簋罍爵鐘鼓之屬庫庖之所無不具焉既而文學來
朝于京誦其事屬予記之以劖於石且曰昔之宰靈山
者往往獠視其民民亦以獠自負李君獨加惠焉民知
自愛嗟夫習俗之不美豈獨靈然也化而導之者恒激
其外以移其内民且狼顧鼠拱之不暇又烏知所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教耶且夫平時通郡大邑略
不聞絃誦聲過宫門闕曾不一下車趨者而靈山最爾

僻小而於南社倥偬不暇給之際乃能委曲盡心以教化為事得非知為治之先務者乎是可記之以為宰陋邦者勸且以見聖人之欲居九夷果可行也董其役則邦人某某於法宜聋連得書予既述其事復系之以詩曰於惟聖道為民之極如元氣之運俄頃弗息於惟聖道其大如天無遠弗覆匪靈山則然靈山之陋如川弗障惟賢大夫示民所尚迺崇斯文迺新廟學廟學既成有刻其桷有翼有嚴有穆其容丹漆煌煌既明孔揚昔

焉靈山内訌外猘弗民其民政悖教泥今焉靈山乃有

玆宫乃循令制其来其同猗歟靈山而克臻玆彼不靈

山寧不忸怩猗歟休哉王振金聲恵此小邦以底於大

成

重修净居寺碑記

惟大雄氏之教自西土入中夏行乎世者盖千二百年

於此矣其為教以無為為宗以慈恵强恐為道以圓融

無染着為神而又以禍福果報一切之説以警動其徒

而引掖之其持巳應物之方亦弘且周矣夫自大雄氏之教之行也堯舜文武之道周公仲尼之術導之而弗從禁之而弗止者徒聞大雄氏一言惕然自省畏心生而悔心萌其感應之機亦何其異也豈其說有以動乎其人哉然聦明豪傑之材世未嘗少也習周公之言而或為之說以左右之抑獨何哉以彼教之弘且適而左右之以豪傑之說翼之以雄高盛大之言宜乎其昌熾如此也古筠郡城之西有所謂淨居寺者世相傳以為

唐良价禪師經遊之處宋元豐中蘇欒城與郡守毛公惟聸嘗往来其中吟咏以取適一時者發郡誌驗之蓋然至今寺之勝大著一郡以此夫蘇黄諸公之在宋也其事業文章非不豪偉一時然信慕佛氏果報之說終身焉不悟抑豈有所見哉元季兵爭寺燬於兵者無遺構大明洪武壬午春郡有吉祥院僧大機者始經營以復之初為堂若干楹既又為大雄殿弘敞壯麗自殿而廡而門而庖寢之所鐘鼓之縣像位之列以次皆具若

千年悉復其故大機勤慎而開敏又率其徒力行以遵大雄氏之教戒者故所為有成功如此予友潛溟來屬予記其事於乎予之言非有能左右乎大機若蘇黄者也而大機亦不待予言左右之也獨念吾徒能服聖賢教戒就事功如大機者幾人也因論述其事以見大機能自强而有立而吾黨之士或去此而入彼者可惜也

陽春縣學貢士題名碑記

廣東百數十縣之地文章功業之士盖與中州並至於

地之僻陋瘴癘之深毒如肇慶之陽春者雖偉身壯貌之士亦少見之不但文學然也豈其土地風氣有以汩之哉抑受命來治其地者以其地之惡也教道薰陶之方苟且而不盡致其人之材質無以自變於乎天之降衷嶺海之遠與齊魯之近同也陽春豈獨有異乎哉夫陽春由秦漢至今千數百年其人明禮讓而服教化久矣何獨文字功業之士未有聞者前志皆然豈嘗有之為志者不知采而錄之尤可怪也往年予假令是邦數

月得番易吳君子育為之丞子育喜文辭暇日必相與課諸生為樂有崔生某者能為文予二人皆喜之去陽春六年而子育來京師欣然告予曰崔生以戊子之秋舉于鄉而中於有司盖陽春能以文辭舉者始自崔生今日前乎此未有也子育遂礲石為題名俾來者有所感而勸以予嘗為令陽春識崔生也屬為記於乎子育於陽春之士用心厚矣使子育用其心於齊魯之邦其功效當何如顧陽春也使治陽春者其用心皆如子育

德行材美之士烏知其不顯榮於時陽春雖陋不陋矣子有幾三考將去陽春不知繼此而治者尚有其人否也惟我皇上化被幽隱如春至氣達陰崖寒谷物無不暢吾知陽春雖陋自此負道德抱文辭而進者當復有人而未止此也諸生學者尚以崔生自勉毋安於陋而自棄是為記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真

人始来築之其後有樂間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麗為江陵偉觀元季燬于兵大明洪武戊申玄靈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宮門殿廡髙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大乙紫微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閒之居賓客之舍井竈庖湢之所無不皆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為歉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吴蜀於古蓋為重鎮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

而仙宫梵宇亦極一時之盛麗及天下有故干戈之鬬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謂豪奢盛麗者忽焉化而為埃塵廢而為邱墟非太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力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箝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斂和以抱雌守黑柔强勝剛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故其清淨畢退

無為之道亦足以裨世而輔治非獨靈化飛去役致神物禱祈驅讖之小數為然也夫其道不同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者亦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僨而遽興而佑聖之建獨歸然為太平宏侈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書之以告來者張侯其來為令泰和侯江陵人求予文歸鑱諸石予既道其道之所以能然者告之復系之以詩曰

靡靡龍洲煌煌神宮靈臺曲館窈窕穹窿笙磬鏘

鏘有鼓有鐘鸞輿降止百神下從金幢玉節彌羅

大空丹霞紫氣騰光重重下視九土九土茫茫西極崑

崙東望扶桑混元至道無體無方曰清曰浄是謂非常

闔闢玄化樞紐乾綱下徹九幽上摩三光沕合無閒行

祉流慶於維聖明穆穆皇皇與天同體與帝同行惠鮮

羣黎物以阜康荆水之陽龍山蒼蒼萬靈衛之呵除不

祥上祝聖壽與天俱昌於萬斯年儆此頌章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泰和之西有岡曰黄茆岡之上舊為白鶴觀宋太宗改洞虚英宗始賜名曰延真環觀東西為七堂其東北曰仁静之堂今道士趙希老蕭奉吾因其地度為紫微寶閣上以祀北斗九皇之神按天文志紫微即紫宫也北極最尊在紫宫中曰太一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摇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以轄九州而以雍屬魁兾屬樞兖青屬璣徐揚屬權荆

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揺光至於十干十二支辰亦皆有所分屬以為七政之樞機隂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隂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於斗盖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掩者如此於乎九州之氓芒乎如埃塵蟣虱然而謂其命莅於斗之次彼豈知之哉况動作非道速戾於其身

妄祈非分以僭干於常度沉迷膠固終身有不可釋者由是而修真行道之士憫之而為之祈祥請命幹移災咎又以其所生之辰亦並於斗加精意而禱之夫豈徒然哉盖以為是足以啓其遷善改過之端也至希老之為閣又取象於太一紫宫敬恭而奉承之者亦至矣而民尤或懵然不知所以為遷善改過者其速戾於躬豈不尤重乎哉閣髙幾丈廣若干深若干經始於永樂某年月日某年月日則其落成之時也希老之師祖蕭公

省菴省菴之後曰韋公志菴志菴之徒三人曰王用相
其二即奉吾希老也奉吾與希老捐已貲命徒某往南
市美材遂成此閣而能始終相其成者長道會彭公海
雲提典觀事蕭公惟中也希老求予文記之予為著其
事以記之矣復系之以詩曰
黄節之岡神光離離紫閣凌霄上瞰虛危貝户天開金榻霞
飛仰瞻太一尊居巍巍太微四門大道逶迤九重獨運七政
迭施三台四輔後先導隨斡旋萬化平分四時嗟哉生民彼

昏罔知茫茫九土孰統轄之福善禍淫孰參其機巧詭搆煽孰察其微權衡黙運節度潛移賞之罰之為民命司絳節丹幢仙童玉姬颸然戾止百靈衛持牖彼僻愚釋其繆迷陰翊皇度與道同歸皇道巍巍皇風清夷於萬斯年降此蕃釐

用拙齋記

梁子晨興步出西園坐劉先生齋中先生名齋曰用拙若有巧者過之顧之而自誦曰巧者嬉嬉拙者戚戚巧者

之得拙者之失曷不為巧者其言則危其行則澤言而人悅行而已獲萬物㥘㥘惟拙者之㥯衆人祝祝惟拙者之局慎勿勉為拙者劉先生聞之囅然笑已復色斂而疑焉曰將為拙者乎將為巧者乎巧者未必得拙者豈盡失哉雖然老子大巧似拙予小且弗巧何大拙之似且夫巧者之得拙者之賊也巧者之設拙者之漁也寧受彼之漁與賊哉將去而巧拙之間哉乃者之言得無意哉子其為吾擇焉梁子曰嗟乎何言之惑也上古

之世民何能巧亦無有拙巧拙未形是謂得道本得道之本者不巧而巧是名大拙拙者巧之至也去古既遠然後巧言相欺巧行相刼巧名相炫巧實相翹靡然不得以安其生其巧益滋其拙亦至矣故巧者之機拙者恒執之拙所以為巧也黜華反樸乃可用世世無奇士執辯巧拙惟柳宗元欲抱拙以終其身而杜少陵欲用拙以存其道少陵之拙屈於時也宗元之拙亦以巧之窮耳巧窮而拙者勢也屈於時者在天焉先生其可以

一時之言而移向者之志哉亦盡於已而聽於天也先生曰巧言如簧誠是也哉吾將終其身用其拙矣於是巧者亦不復言書以記之先生字廣淵

楮窩記

永樂七年秋予與翰林編修朱公文晃偕被召来北京既至於五雲坊之東得屋以居然迫乎車馬塵坋之中寢處之外無尺寸地空又壚酤之與鄰歌姬舞妓之嘈雜乎朝夕也文晃病之不得已乃背衢反置其户别為

道出入以稍絶市喧又惡其弗飾也束葦梗架壓為承塵而冪以楮墻壁左右以楮墁之又嚮明為楮窓楮瑩潔而窓甚疏達於是通一室皎然晨曦所澈隅奥皆白入乎其中者視其貌亦濯濯然衆駭而異之鄙童頑僕旁睨而不敢入清賓雅士日至而忘歸焉無可憎之儔無拂情之務又甚温而密故雖隆冬沍寒醉卧而起握筆而吟不知折膠裂指之凛能侵乎其肌也雖無髙山喬木以休而息然時取古人之賦咏竒聞異見之紀載

披而玩之恍乎若即幽而入深出洪濛而遊汗漫也談論天地物理之要歸以窮辨其是非則雖外之囂若不聞乎其內雖四壁之彈箏擊筑歌呼怒叫無所干而能聒也惟如是故文晁居而樂之因名之曰楮窩其友檢討王君希範旣為書二大字又屬予為記嗟夫文晁與予均所居獨巧飾之如此使其平時瀟灑自得之趣一旦出乎眾隘喧迫之表信乎其不遠求而獲甚奇者矣夫文晁處一榻之小如此其得也事有大於是者使文

冕處之其材志思慮之精又烏可及哉故為記之詳焉
丈冕苟去此而南也失楮窩必於吾記得之也

中泉記

百喜之山當龍泉泰和之交雄峙峻僻邑之山鮮與儷
每晨烟既落陟髙邱而望之宛然匡廬岷峨壺嶠之輻
湊乎左右前後也有彭仁貴者構堂居之既成忽有泉
自堂之中迸出湛潔澄瑩掬之可見指試酌而甞之味
甘而冽視他泉為最佳遂忻然奇之以為一家朝夕之

求雖淫潦而弗溢雖旱乾而弗虧且不偏不頗適當堂之中於是南宮從事羅君仲舉過而顧之扁之曰中泉書二大字遺之而介予為之記予嘗攷之爾雅曰水本曰源源甘泉孟軻氏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然泉無定所流行地中無處弗有鑿而求之皆可以得惟不待鑿而自湧不待求而自得斯可謂地之靈而泉之異者也然亦必由夫人有以感之非偶然者焉李廣利忠於王事抜刀刺山而得泉姜詩孝於親得佳泉于宅

畔盖泉出有源猶善積有基也仁貴之居家也其亦和而兄弟字而幼孩樂而父母質直而純麗雍穆而慈順翕然一門之中冲和之氣發而為瓊漿玉液以昭夫一家之靈異泉乃無自而出耶非耶吾知仁貴於斯泉也漱之而神情爽逸濯之而襟懷蕩滌鑑之而貌以莊容以肅飲之而壽考以延沉痾以釋深山大谷之中明窻淨几之下而泉有若是者不亦異乎不亦異乎仁貴尚庶乎靜以畜之浚而深之時而酌之勿汩而渾之勿渟

而湮之庶斯泉日汲而弗竭也哉

杏林清隱記

歲辛丑春姻家生楊鼎過予而言曰予妻兄郭太素氏世業醫療病多奇中過門而求者跡相踵嘗語人曰古人用藥制方有不可移易者而亦有不可悉用者大抵因彼之病制此之方病之証有不齊則方之制無一定太素之言如此故其術驗而活人益衆前進士蕭子尚即其居為書四大字扁之曰杏林清隱畫史孫碧霄又

繪而為之圖願有以記之予辭以未獲造杏林之下姑俟後日則又告予曰杏林之外羣山秀出每烟收雨止則霞影絢爛如蓬壺員嶠之不在人世一水縈迴沙鷗漁艇相上下於數里間自郭氏先世有父子並登科者名冠於朝故其地至今號為冠朝雖太素不得為儒而遂於醫挾濟人之術信於一鄉利澤及於人人觀其所以為治則又疏通豁達不拘於陳言而亦不出於古人三尺之外雖未必能生死人而實未嘗死生人也嗟夫太

素之賢如此是可記者夫病有可生之理而醫無起死之方用藥偶然而一中者輒父子世守之以為傳家之秘殊不知地有南北時有寒熱病之証雖同而人之身又有虛實强弱之不齊者不可執一而論蘇耽之橘井何地無橘何井非水而蘇耽能以之愈疾强而效蘇耽者必誤殺人此太素之術所以異於人而取效則多於人人也歟漢程不識之為將其守法律也嚴而敵不敢犯李廣之為將縱弛於法律之外而敵亦不敢犯人徒

知程不識之可法而不知李廣之尤可法者在於不可法之外也用樂如用兵太素之為醫其李廣為將之道歟董仙活人之術要不外於此遂書以為記

重修龍城寺記

泰和東四十里有寺曰龍城葢其山自西南數百里外勢踴躍如龍相屬不絶至寺之近鬱然環之如城故其寺以之而名其後據贑江其前紫瑶三顧諸峰望之皆可見其幽遠迴絶顛崖絶壁之間而蒼翠無窮逸韻鏘

發登其高以攬煙霞松栢如人世塵土之既遠而天台
廬嶽相接迹乎左右也盖其勝莫與為比者而寺之建
相傳昔饒之福嚴寺僧曰亞愚以善詩得名自宋元豐
間始掛錫而營此山元符之際請于朝賜額曰龍城其
所建殿廡門廊極為煥麗元末燬焉國朝初僧肇象初
與其徒數人乃為法堂若干楹永樂癸未秋僧定成善
仁應機惠濟乃謀為正殿謀既合遂發其所藏購材鳩
工陶甓于野伐石于山翕然皆作不兩月而殿已成盖

任其事者人各自盡而總其事者定成也堂在殿之後勢最高涉級而升者幾丈自堂而殿而門規制皆有加于舊于是人之遊龍城者愛其宫宇之邃入其中常倦而不知還不獨以其山川之最勝也予来梅岡數愛定成聰敏能賦詩所與交者又多名士如前吏部尚書劉公崧皆是因竊異之曰此與亞悤無甚異者豈其創業興起時至而人出亦若有數然哉寺之建得其勝守其教又不乏人如此則宜乎其不落莫也而况其教有足

以動人者乎因定成之請故為之記

果確齋記

徵士泰和余君斯延自少知力學明禮義于古先聖賢之道世俗委靡之習必欲去乎彼入乎此得之于心而措之于行事不但已也初從元進士劉雲章先生授書其志甚篤見世之徇名求進乾沒而不恥或材不逮其職而苟且依違顧盼眷戀者未嘗不私竊惜之遂因周子論誠章以果確名其齋而其持守益力矣洪武初聘

至京師以老病告歸遂無復仕進意田廬之幽山水之勝雅歌觴詠縱意所適嘗拄一藜杖登高邱四望慨然曰余乃得為太平幸民而無聞于世陶弘景樊壽昌豈予所慕哉遂教其二子肆力于學久之其冢嗣學夔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留翰林為庶吉士有旨擇十九人者教之俾益進于學為文詞必底于古之作者而後止學夔十九人之一也嘗暇日過予旅邸以果確齋屬予記予素知徵士而又喜學夔能紹其家學故不得而辭

之雖然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也周子之學在于主靜而已惟無欲則靜而果確亦惟無欲者能之所以斷天下之至疑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徵士誠有見于此焉使其措之天下當如何宏達也惜乎其老矣而世之知徵士者又少予故論次其學問出處之槩而驗于果確誠有得也遂以為之記

碧落清隱記

太學生瑞陽梅鼎嘗過予旅邸道其鄉彭君文壽隱居

之勝而予弟本之教瑞時嘗從家君過之飲酒甚樂因題其所居曰碧落清隱而屬予記之盖碧落山在郡治之後山之下文壽居也考瑞陽誌碧落山不見于紀載而鳳凰山適在郡之後豈即所謂碧落山耶山下有李八百洞蘇黄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真修真其中多真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真嘗詣陳圖南及門而返圖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多真女弟明香亦隱于

華林山之玄秀峰鳳凰岡乃其故宅即今所謂碧落山也其為地雖密邇闤闠然仰而觀之秀朗明麗松雲竹霧蔥翠森茂隱然煙霞之表不出郊坰而得奇勝如此可美也文壽無所慕于時休休然尊德而好禮外物不足累其心故所居之勝益奇然神仙之說荒誕不經君子所不道者獨世之名山大川往往藉其跡以取重於世若碧落山者使無李八百其勝固自可尚也為之記使覽者得其勝不泥其跡可也

好古樓記

王君樵雪自少已英敏迭宕讀書慕古人之行視一世屑屑無足可其意者老而無所合乃偃然獨處梅岡之山中築樓岡上環樓之山如奔濤怒躍而樓又最高望之無不見見之皆可愛也君喜飲飲酣而吟倦覽文信公之舊里望胡忠簡之故鄉慨然嘆息以謂今之世不復見古人功烈之盛也因名其樓曰好古之樓又多蓄古書名畫于其中君擇其論議之精揮灑之竒欣然若

神交其人而與之翺翔乎其間而君之耿介拔乎流俗者亦豈今之人所易及者哉今漢王為書三大字俾揭于樓上雄偉飛動見者悚目由是巖壑之間鳥獸草木之微皆光景煥發而樓之勝亦蓬蓬然鮮與為比於乎美哉君之六世祖約齋進士丞相文信公交友也嘗從文信講易于道體堂上公為大書履恒謙益四德以遺之至其曾孫秋澗為萬丈樓以貯焉百餘年來徒見其遺址荒基莽然而已至于文信公一時往還翰墨亦零

落逮盡人事盛衰之際有足慨者矣而獨王氏之澤未嘗泯也斯樓之建益雄壯偉傑其聲光氣烈足以追配昔人故雖忠臣之遺墨既燬而賢王之玉翰又後百歲而作者其亦有追繼乎今日之美也哉

安止軒記

西昌曾子貫先生于其所居之後為軒曰安止取書益稷篇所云而屬予記之夫人之心所當止者義理也惟君子不陷于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夫義理之正而不遷

故能止安而止故常無欲而靜而馭羣動宰萬化本之
以修身推之以事君治民擴而充之和神人莫上下而
感靈致祥皆由于此先生于此盖有所未暇而守之以
修其身者則嘗裕如也盖先生自幼而壯懃懃懇懇讀
書以明理持其身未嘗有過居數椽僅蔽風雨而其心
曠然若無涯者種魚于沼治蔬于圃耕稼于灶郭之外
而其身油然自得屏居獨處不妄交于人而世之妄者
亦不得交于先生也教其子以學其子入縣庠以春秋

舉鄉貢而教之益至雖甚貧不以貧而易其所守雖老且倦而其志自如不改而又名其軒以此則其中之所存豈常人所易及耶世之感物而趨利者心志思慮頃刻為之改圖衡衡然不知其所止葢可惜也先生長于予十年而予深知先生居閒暇嘗過焉相與言皆切實可用終身者又多能于地理陰陽祿命數學皆兼通其意而究極其精專其業者不及也為記其軒因并及之

泊菴集卷四